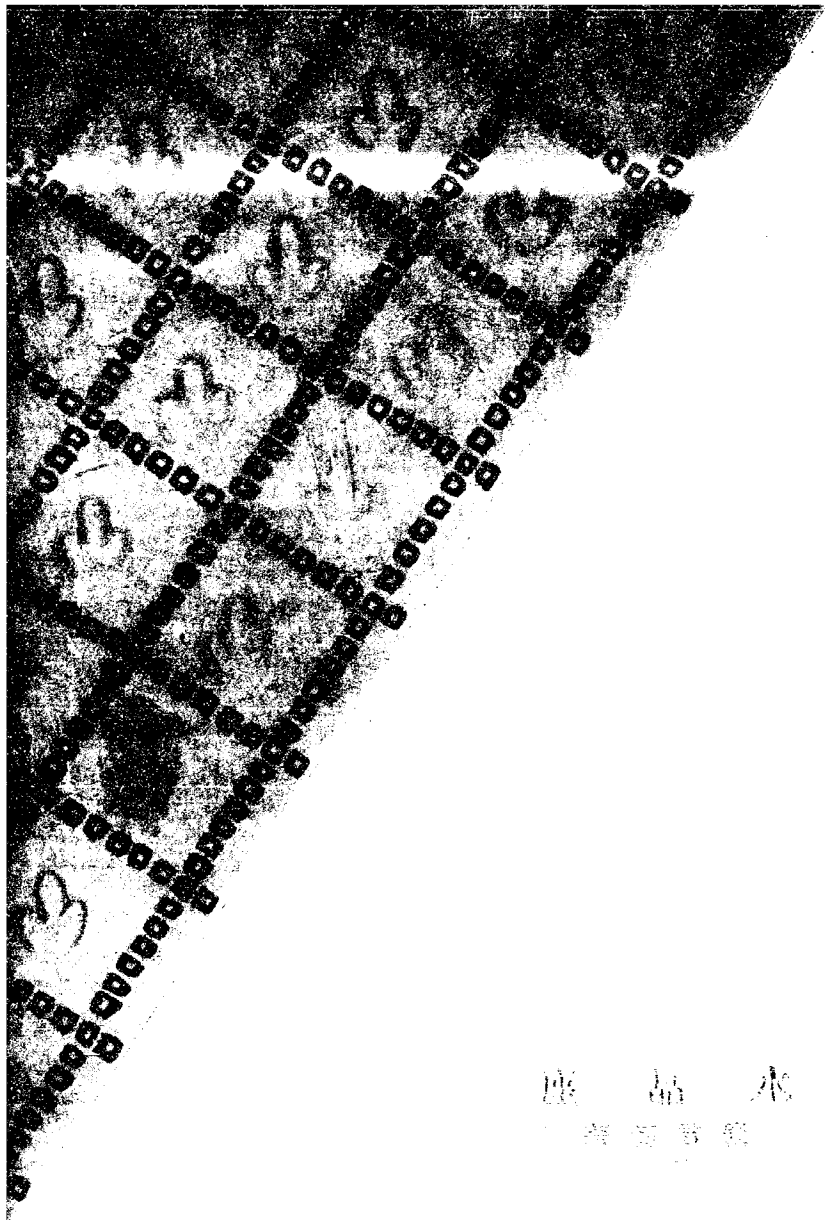




座 品 本

一 冊 五 冊 裝

水晶座

錢君匋著



序 一

我該用什麼來比擬君匋的詩呢？當你靜夜在松柏林中散步的時候，一陣軟軟的風吹在你的臉上，這風，就是君匋的詩了；當你在牀上假寐的時候，一陣淅瀝而又哀怨的雨聲將你滴醒，這雨，就是君匋的詩了！他的哀怨有如淡淡的影子，你無論怎麼用手摸都摸捉不到，只能得其彷彿。他沒有噴溢的熱情，他是把情感含蓄着，低徊曲折着傳達出來的。拿舊式的話來批評，他的詩是很有神韻的；拿文學史的話來說，有一點近似王維，還有一點

近似韓偓，但卻更多近似柳永蘇東坡這一般北宋詞人。我國的新詩運動，至今雖不過十年光景，但已有了好幾次變遷，這是誰都看見而且也是誰都承認的：就是由舊詞脫化出來的新詩變而爲太戈爾式的小詩，又由小詩變而爲有韻律的詩，也就是竭力摹仿西洋體的詩。現在似乎又很有些人在做短短的敘事詩了，詩的長短與抒情詩差不多，但內容如果敷衍開來，便是很好的短篇小說。是否受哈代的影響，我不知道，但似乎漸漸許多詩人都朝着這個方向走了罷？我好像看見敘事詩的認斯 Clio在把書頁很高興，很起勁地翻動着。君甸的詩如

無題海邊某天的事。漂洋船投水處女的瘋嶺上等篇，大約都是獻給女神 Clio 的罷？就中我最愛投水和處女的瘋。他們給我強烈的刺激，近乎俄國小說『恐怖』(Terror)的特性。倘若君甸的詩完全都是這一類的時，那麼我第一節的話真該打零分了。

漂洋船和海邊使我憶起我的一篇舊譯，作風頗有相似之處，乃希立女士所著，她好像是美國人，但原書已經不在手邊，不能參證，只能把譯詩引在下面，就算是阿囊做的罷。

「黃沙上立着的小孩兒，

說話好似枝上的鳥兒。

小孩兒，告訴我，——你拉着女孩的手，
這樣熱的夏天，要往那裏走？」

「我名叫羅白，她是我妹妹，
姊妹中最小的妹妹；

每天我們在這海灘上等到日落，
等爹爹來船，念媽媽魚灼。

「自從爹爹乘船遠去，杳無音信，

駛過海灣，向日落的方向前進，
每天我們希望他回來，等着他，
每天我的媽媽點燭，望他歸家。

「夏去冬來春又回，

但是爹爹不回，難道一去不歸？

大船載他去，會不會沈沒？」

他妹妹的眼淚，向哥哥仰望着。

嬌美的孩子又喊：「喂，先生看那邊！

灣口聚着許多船。

來來往往，東東西西不停留。

我們見船兒別處去，又勾起憂愁。

客人的眼中落淚，『小羅白和你的小娃！』

他將兩個孩子抱着，在沙上跪，

跪他倆到胸前，

『羅白如勇士，小娃似花鮮。』

空氣中很快樂的說，『爹爹，客人原來就是

你嘞！

小孩們轉憂爲喜，拋去船炮。

他們將多拉拉扯扯，到了茅屋，

那勞人思念的船，永在沙灘停泊。

此外還使我想起了芬蘭亞勒吉阿（Arko）一篇父親在亞美利加（周半人譯見現代小說譯叢）情調與情節也同漂洋船極相近似，尤其是鄉下人看重金錢的樸實，不像城裏人那樣紳士氣，外面裝作不要錢的樣子，暗地裏卻要落腰包。所以在漂洋船裏那個女人盼望着丈夫說：「他總該載着金子回來呢！」在父親在亞美利加裏，孩

子們也盼望着父親說，『父親寄亞美利加道羅(Dollar)給我們，我們便可以買點什麼好東西了！』這種模實是很值得我們稱讚的自然，相似只是偶合，並非摹仿，漂洋船和海邊兩首也是我所歡喜的。

月夜很像焦菊隱的夜之舞蹈。

我說君甸有點近似韓偓，是指我將引長熱愛之絲和蝶兩首詩。在我個人覺得太賤了一點，這話君甸和讀者也許要笑我太道學氣了罷？

最後我指出君甸詩中兩個特點：第一，他是海寧人，家濱海塘，所以詩中多以海水、洋水、河水、湖水等為背景。

如海邊漂洋船投水寂寞的海塘等不用說了，即無題我的心已化成石塊，禱等詩中也有二句提起海水和湖水。倘若冰心是『海的女兒』，君甸該是『海的孩子』罷？第二，他的詩中頗多家鄉風味，說漂亮一點，就是Local Color。某天的事和漂洋船是最能代表的。

自然，君甸的戀愛詩也很多，但我因自己幾乎是過去的落伍者，提起戀愛就要有點傷感，也就不多說了。

趙景深，一九二八，七，六。

序二

我的朋友景深發現君匋詩中有以海水爲背景和頗多家鄉風味兩個特點，這兩個特點是由君匋的故鄉的土氣息泥滋味造成的；我現在又發現了君匋詩中另兩個特點，是由君匋所學的繪畫與音樂兩種學識所造成的。君匋能畫，能音樂，又能詩，他手中握着藝術之園裏三朶最美的最迷人的花——繪畫，音樂與詩歌——，所以他的詩中有畫而且有音樂，三種藝術已融成一片了。他的詩有很多地方的描寫是有聲有色唯妙唯肖的，好像

他。他是用彩筆和調色板在那里寫詩——不寫畫——
樣。我且舉幾句作例：

水底的時候呢，總帶着憔悴的黃色。

——漂洋船。

有一個夜裏水花潑上高岸，

潑潑了如雪的月光。

——海邊。

青春將在你笑渦裏打滾。

——永無衰老之日。

水底的憔悴的月色和水花潑潑了的月光這樣美

的繪畫，像我這樣的山國裏的國民是做夢也沒有見過的，難爲水國的君甸畫了出來給我們欣賞。

此集中在這夜裏，我將引長熱愛之絲，摘花諸詩韻律都很和諧悠揚，纏綿婉轉。近年來我國談新詩的人大都非常輕視韻律，以爲韻律是不必要的，這是大大的錯誤，須知韻律乃詩歌不可缺少的根本要素。英國劍橋大學英文學比較文學的主任教授瑪克恩 MacKenzie說：『在文明社會，則有音樂，舞蹈，詩歌的區別；而在原始未開化的社會，是以音樂支配住舞蹈和詩歌而使牠助宴會的興趣的。』又說：『韻律的根源是在比言語和文字

深奧的地方；韻律的愉快是在能够滿足人的潛在意識的要求。』（依任白濤先生譯文）由此可知韻律之重要了。君甸是音樂家，所以能夠在這方面努力。

杜甫強於視覺的刻畫，白居易善於聽覺的描寫，君甸於視覺聽覺兩方面的描摹都不壞的。如笑聲：

悄悄地穿了竹徑，

再輕輕地追尋去，

那晚風挾來的笑聲，

揚長地溜過了園隅的一叢薔薇。

這滴滴嗒嗒的妖媚的笑聲呵，

彷彿是一縷醇酒，

竟醉迷了我追尋的路徑。

他聽得出笑聲溜過薔薇，聽得出笑聲的妖媚，聽得出笑聲像醇酒，這首詩視覺，嗅覺，觸覺，聽覺，味覺五種感覺都錯綜起來了。薔薇之色爲視覺，薔薇之香爲嗅覺，醇酒爲味覺，酒之香亦爲嗅覺，『挾』與『溜』則爲觸覺，溜有滑的意思。

景深的序內說我將引長熱愛之絲和蝶雨首太豔了一點，景深竟說出這樣的話來，長提倡道德禮教的老腐敗的威，短新少年的志氣，真該打三百板屁股！我覺得

這兩首詩是『豔』而不『太』，如果更豔一點，便更好一點。我的解釋是：『太豔了』等於『太好了』，不贊同景深那樣把『豔』解做『壞』。

我不說君甸的詩首首都是傑作那樣捧場而欺騙讀者的話，但我可以誠懇地向讀者介紹：這本詩集內許多詩是難得的很好的作品，值得你們去讀一讀，不致使你們白費光陰的。

一九二八，八，一七，

於暨南大學，汪靜之。

序三

誰如果認識了君匋，熟習他那種蘊藉的神態，柔美的性格，又知他的專門是圖畫與音樂，他的家鄉是變化萬千的海邊，就會想，印在這一本裏的真該是他的詩。

古今曾有好多人給詩作界說，我是慚愧作不來。我只想詩大概是這樣一件東西：獨立的，渾凝的，取材於物而不黏滯於物的。這似乎說得無從捉摸。曾見君匋的同鄉王靜安先生論詞標出「境界」二字；我就換說，沒有境界的大概不成其爲詩。

我讀君匋的詩，大多是有境界的。

或許有人讀了君匋的詩會不滿意，說他太柔婉了，太隱逸了；甚至說他作的不是詩，因為各篇的句子長長短短，而大部分又不叶韻。

這些人執着他們的信念，我不敢非議。但是我以為，對於別人的東西，應該用了解的心情，取寬容的態度，來閱讀，來吟味，雖然自己寫作的時候不妨堅持自己的信念。

序 四

某詩人說——幸呢還是不幸？我生來胸中就有一個特殊的世界。我就是這個世界的帝王。我的詩篇是這世界裏的消息。不過有些是只講到這特殊世界中的消息，有些却是講到牠與我肉體所住的現實的世間的交涉。在現實的世間，我若愈受凌虐，則我的內面的世界更加光輝更加完美。

詩這一種東西大概是心裏有些想到而實際做不到的物事，做成牠的原動力的。不但是詩，一切的文藝都

是如此。意識地或是無意識地發牢騷，說得漂亮一點也可以叫牠做苦悶的象徵，也可以叫牠做對於時代乃至階級意識的覺醒的。其中意識地去做，是從前所排斥而現今所崇尚的，即是革命文學之類。無意識地去做，是貴族的資產階級的文學，其中更加是詩，含這氣息頂重。除了頂漂亮的革命文學家中的詩人以外，詩人大都是會做夢的人，這是詩的性質使他這樣的。

君甸和我相識，是那一年在台州的時候，我們同在一個以鬧風潮出名的學校執教鞭。那時我們的臥室是

緊鄰，所以他的一舉一動，我是很明瞭的。他平常不大開口說話，即開口也不多講的，這一點很合我不會酬應的人的脾胃，所以他比較還和我話得來。但他早上老是歡喜懶在床上，用被蒙了頭不起來，時常把窗戶掩遮得不讓一點光線漏進去，使白晝也同黑夜一樣，卻是我不大喜歡的。我時常朝上要去鬧醒他來，不使他安睡，雖則他原很可以安眠，因為上午大都沒有功課的。每逢被人家鬧醒時，他也不動怒，只用幽怨的眼光相你一相，因為他本來少說話的，所以仍是一句話也沒有。

有一次，承他看得起我，把他的一首詩給我看，說

是睡夢中做好的。這是我看到他詩章的第一次。從此以後我對他多了一層理解，朝上再也不去鬧醒他來了，還深悔以前不知打壞了他多少可愛的詩章哩。就是他的沈默，我也看做是耽溺在那個特別世界中的表徵，我就不敢去喊他談話了。但是他的詩也不因此多產出來。他並不像當代詩人像狗生仔狗那樣一次能產好幾頭的，這也許是他審慎之故吧。本來要把夢境說出來原不是容易的事情。

現在君甸的詩集水晶座要出版了。這全是他努力

的結晶，別了台州以後，他爲生活所逼，流浪在杭滬一帶，很少晏起的機會，卻有這樣的成績，是可驚的。不過也許他有別的方法做夢，平常不大開口的他，我是無從去探出他的秘密的，在這集內的詩中，也許有人可以找出秘密的關鍵，這一點是要讀者去留意了。

十七年九月五日 章克標序於江滬。

序 五

知道君甸底性格，來讀他底詩，我們便立刻可以看到他詩中感情底豐富和想像底活躍。

君甸不是一個『二十世紀的』人（這裏所說的『二十世紀的』便是指世紀末的；這是那位醫生頭腦的文藝批評家馬克思·諾爾鐸底欽定用語。）但因他想像底活躍與感情底豐富，竟會寫出投水那樣的傑作來。『在她底跟蹤的步履更可以看出她無量的生存底疲倦。』『二十世紀的』人，誰都會常常或有時感到生存

底疲倦吧（的確的確的『人生』是不一定固執着『生』的；左右逢其源的刺激，至少當以躺一下暫代死去吧。我也常常覺得生存底疲倦，但是我固執着生；要我去自殺，除非上帝把飛劍擲準我底頭顱。）看，不是不在鬧黃浦投水潮吧，這是二十世紀的表現。那個水濱，『深黑的水波漾着紅燈的光兒，碎成了無數的徧染鮮血的尖刀，如梭地浮動着。』有這樣一個優美的境地，也不枉了投水而死；然而這，只有君匋這詩人想像得到，那個散髮的女人空成了君匋底詩筆底優美的犧牲品了。她『竟無言無語地沈入了深黑的波心。』這與跨過欄杆，沈默地投

了水的朋友（見周作人譯梭羅古勃微笑。）同樣地使人狂吸着煙捲儘耽着冥想同時，詩人深厚的同情心，真使人感激！

君甸是長於繪畫及音樂的詩人，我們讀那篇笑聲，我們可以看到『詩中有畫』，『官能交錯』底描寫亦很顯著；同時，這也是一首二十世紀的詩。只看了『竹徑』和『園隅的一叢薔薇』的幾個字，可已確是一幅圖畫放在我們眼前了。聽到的妖媚的笑聲，『彷彿』一下，便成了喝着醇酒的味覺了；不，後來這妖媚的笑聲，因為正式式地釀成了味覺可覺的醇酒，竟使我們這位詩人

迷醉了路徑。那『悄悄地穿過了竹徑，再輕輕地追尋去，』
這使讀者竟感到『飄飄然』了。

我們摘句兒地來說，我有許多歡喜的句子：——

有一個夜裏水花濺上高岸，

潑溼了如雪的月光——海邊

『愛人呀，須念生命之短小

縱情呀，不知有沒有明朝！』——在這夜裏。

她將乳白的芳唇，

顫也顫地吻着我，——我時夜夢到幽谷。

『潑溼了』的字樣，是中國古代名詩中最優美

的刻畫，恰如『蟲聲新透綠窗紗』底『新透』。『顫地』在『花呀月呀』的詩中不曾看到過這樣體貼入微的描寫。『愛人呀』二行，單是這兩行，已是一首很好的短歌了。

四首：

君甸底『短句』，我很愛讀。我最愛讀的，是下面這

洞簾在玫瑰叢邊吹得如泉流涓涓時，

淡黃的月光染暈了我的衣襟猶依然未覺。

幾株疏疏淡淡的遠樹，

在瀟灑的暮雨裏迎風搖擺。

雲邊的驟雨，

把幾樹寒蟬的歌唱絲絲縷縷的織成一天秋色。

一切已往的事重在夢裏再見，

似乎比那時的情景更深切一層。

『蘊藉』『柔和』的畫家的詩人，我們在這裏遇見了。

友人景深說我將引長熱愛之絲和蝶雨首覺得太

豔了一點；友人靜之說景深該打三百板屁股；靜之說是豔而不太。以我觀之：君甸底詩中，沒有豔詩；即使說有豔詩，也是二十世紀的人所厭棄的豔詩；二十世紀的人所愛讀的豔詩，當是沙樂美捧了約翰底頭在接吻。景深靜之底官司，我來做判官，着各打屁股一百五十板。

對不住君甸！你底詩集底頭上，着了我底狗屎！

汪馥泉，一九二八，九，六，

題記

本來我不想再寫什麼題記了。但在題記中謝人家作序，畫封面等是很通行的事，我印這本集子，自然也有這些套頭，免不了要寫幾筆謝意，所以我還是援例寫一點吧。

現在，我且先向替我作序文的友人們趙景深，汪靜之，葉聖陶，章克標，汪馥泉；替我作跋的友人姚方仁諸兄道謝，道一個至誠的謝。

往後再說幾句我所要說的話：

這彷彿有點不大好意思，我請朋友們爲這集子寫了這麼許多序文，在有些人看來，總以爲是借序文的光；賣序文的稿。不過在我，卻不是這樣解釋，這不過是一時的高興，想在集子的開端印入幾篇序文，其實，我卻毫無別的用意。不比有些著作人專靠名人的序文的牌子而騙錢的，這我自己明白。

這集的印行，也是偶然的事情。有一天亞東圖書館胡君鑑初來訪，要我替他們出版的書籍畫一點封面，我順便向他商量印行這本集子的事情，不多幾日，亞東願意爲我印行，於是這集子便出來了。

這集大概都在心境空閒的時候寫下的，有的記着年月，有的年月早已忘了，現在把有年月的順着年月排列，沒有年月的隨便排列，其中並非以優劣爲先後的。

馥泉兄說起的『短句』現在我已經冠以題目，因爲用短句二字來題十一首詩，似乎有點不便。這些所謂短句，不過是用來做做補白而已。又，馥泉兄所引的第四首短句，現在我已更換，特在這裏提一筆。

此外，我也不想多說別的話。

一九二八，九，一四，著者於白川屋。

目次

序一	趙景深
序二	汪靜之
序三	葉紹鈞
序四	章克標
序五	汪馥泉
題記	錢君匋
蝶	一
晚眺	四

你是離我而去了.....	五
晚空.....	六
嶺上.....	七
我羨.....	一
永無衰老之日.....	二
笑聲.....	三
我的心已化成石塊.....	四
曉星.....	七
禱.....	八
海邊.....	〇

渴慕	三
寂寞的海塘	三
某天的事	四
投水	六
夜雨	六
懷遠	元
寂寞的心	三
無題	三
摘花	三
夜曲	三

神往	三七
漂洋船	三九
朝渡	四三
我將引長熱愛之絲	四四
在這夜裏	四六
猶豫	四九
我昨夜夢到幽谷	五〇
山居	五三
處女的瘋	五四
秋色	五七

月夜		五
少女		六
焦急		六
水晶座		三
跋		姚方仁

水

晶

座

蝶

這樣長的夏日，

蝶兒眺見院內蓬蓬的花朵，

不覺在院外癡醉着徘徊地飛翔，

院內似乎一切都沈靜着，

涼風颼颼地從樹的罅隙裏吹拂過來，

祇有花朵們在那裏唱起輕清的歌兒，

蝶兒真醉得一側一跌地在院外飛翔。



蓬蓬的花朵們又彷彿說：

「啊，蝶兒，

你莫踟躕着不敢進來，

院中原沒有別的人兒，

你須仔細着你美麗底翅膀留心撲倦！

這裏可供你歇息，

沒有蜘蛛的網張着，

也沒有螳螂的刀兒伸着，

我們這些姊妹們，
伸長頸兒待你來接吻！

蝶依次飛近花枝，

祇嗅到使心兒醉倒的芬芳，

不覺已傾跌在花枝之上。

花朵們搖擺着臉兒，

很起勁地唱着甜美的歌兒，

蝶兒真醉伏在花心不能再聽得這樣甜美的歌聲了。

蝶兒醉得如泥時，

花朵們底歌兒依舊很輕清地
浮蕩於蝶底四旁。

晚眺

幾株疎疎淡淡的遠樹，
在瀟灑的暮雨裏迎風搖擺。

一三，八，二五，於白川屋。

你是離我而去了

你是離我而去了，
這麼一些不顧地，
離我去了！

所以那個惡夢裏，
梟鳥怨艾地哀啼，
向我哀啼？
倘風雨的晚來，
能再到你夢裏，

我必獻個微笑，
如果你肯流淚，
爲那些往事呢，
我就也安撫了！

晚空

似小姊姊醉顏般的向晚的天空，
這春的紅色多麼使人迷醉呵！

一五，一，二二，於西湖。

嶺上

這是一個住着美麗的姑娘的山嶺。
在她底屋前有蕭灑的竹子迎風俯仰，
在她底屋後有蕭灑的竹子迎風俯仰；
閒雅的流泉在清淺的溪裏打滾，
羣鳥也常在樹梢清吟。

日出呢，

她未梳的蓬鬆的黑髮在晨風裏飄忽。

用疎懶的步武走到溪邊汲取那歡笑的泉水，
傾入簷下古舊的陶缸，

隨後，照例的炊起那屋頂的一縷穿天的早餐之煙。
她每在竈下癡情地懷念那跋涉遠方的情人，
常忘了添加竈裏的柴薪而熊熊的火不時的暗下來。

日落呢，

她伸伸倦了的腰兒，

收拾了竹簷外那曬着的新鮮的青枝，
無意地在溪邊整一整散亂的黑髮，

倚住歪斜的柴門望望雲端的飛鳥，

一縷懷念跋涉遠方的情人的心意直馳附於飛鳥之羽，
同在天半映着夕日的餘暉一高一低地忙着翻飛。

月上呢，

她記起在竹叢裏會着她的情人，

恰好月光將竹葉竹枝雕鏤在她倆的身上，

整個的山嶺都很明淨，

她倆的心地都很相印。

今夜的月色依然如銀，

他卻遠去後一無音信，

——說不定有了使他忘返的情人。

月落呢，

她不過擁着滿室的寂寞而轉輾於枕衾，
毫無可以訴說複雜的衷藏的伊人，

將眼看那青春化成秋風裏的枯枝敗葉，
萎棄於糞矢之旁。

跋涉遠方的情人喲，

你竟忍心讓我空過了一生，

抑或我待得太不耐心？

一五·四·六，於寧羅山麓。

我羨

我羨蒼穹月：

爲的是伊永遠團圓的呵！

——虛缺不過是伊外觀的妝飾哪。

永無衰老之日

我不想在你的眼前瞞過，

顫動的愛的心。

倘這枝青蔥的愛苗沒有秋霜似的意外的打擊，

也沒有冬雪似的不測的摧殘，

它將茂密成蔭，

庇護着整個的你而永勿凋謝，

青春將在你的笑渦裏打滾，

也永無衰老之日。

笑聲

悄悄地穿過了竹徑，
再輕輕地追尋去，
那晚風挾來的笑聲，
揚長地溜過了園隅的一叢薔薇。
這滴滴嚙嚙的妖媚的笑聲呵，
彷彿是一罇醇酒，
竟醉迷了我追尋的路徑。

我的心已化成石塊

春天雖明年依舊的回來，

但是朋友：

我底心卻永遠沒有春天了，

因爲我的心已化成石塊！

雖早先也曾留過愛情停足，

而讓喜悅的春風將聲聲的戀歌以及和她纏綿的情話捲去，

而讓明淨的湖波倒映着她和我的倩影，

或於柔嫩的陽光裏的草地上讓她和我出現於華傘之下，

或於皎潔的明月映入窗櫺時讓我和她並睡於被褥之間。

但現在這些都已成了隔世之事呵！

記得春天來時，

伶俐的鳥兒會歌唱，

原上的樹林會青葱可愛，

遍山野的花朵會含笑微語，

粉衣的蝶兒會翩翩飛翔，

湖水也會綠波輕漾，

還有那三三兩兩的戀人呀，

俯仰唱和於春的樂園裏。

轉念到我的心兒呢，因為已經化成石塊，

所以雖春天來時也這般冰冷，

而樹林上青蔥的葉兒落盡時，

也這般的冰冷，

唉，我的心是永遠不會再有春天了！

有時彷彿在朦朧之中，

我的心似乎又回復了從前的多情，

以為春天又重複地回來了，

但我仔細地一撫摸心兒，

春天卻依舊杳無形影，
而心兒並未回復了從前的多情，
確是化成了石塊。

一五，八，二七，改作於穀山。

曉星

幾顆疏落的曉星，
疑是夢裏帶回來的你的明眸。

禱

岑寂中孤零的我，
細聲地祈禱：
願愛情不再萌芽，
永滅於人間。
萬頃海水會漏盡，
滿天星辰會下隕，
將使大地覆沒，
永遠的冥莫！

沈酣於歡樂之世，
未知有顛簸，
願心火噴出胸口，
頃刻成燎原。
千仞峰岡會崩裂，
連雲宮殿成瓦礫，
將使大地覆沒，
永遠的冥莫！

一五，一〇，一七，於上。

海邊

那年我在海邊罷，

每夜聽着潮水拍岸的聲響。

有一個夜裏水花濺上高岸，

潑溼了如雪的月光。

修長的人影由遠處漸漸地移近，

告訴我她是她來了。

我就趨前抱着她狂吻，

她祇是無力地抵抗；

但終於給我如意地吻個盡量。

我一放手，

纔覺得她在暗裏嗚咽，

細看時，

水花確是已經濺溼了她的裙裾。

但她的嗚咽並非因水花濺溼了裙裾，
也不是掉了心愛的東西；

由夾着嗚咽的斷續的顫音裏，

知道父親替她私下裏許給一個素不相識的男人了。

「五，一〇，二三夜，於上海。」

渴慕

河港裏的小魚渴慕着似血的落日，

都癡想得要跳到伊底懷裏。

寂寞的海塘

海潮兒彷彿退盡了，
僅僅剩下寂寞的海塘。
也沒有一些聲息，
或是一絲和暖的陽光。
我底心地真清冷，
我底周圍真空曠，
到夜來也沒個夢兒，
這個寂寞遠過於海塘。

某天的事

真要悶死人的天氣，

我修修指甲也想打盹哩。

在那個朦朧之中，

她們在窗前互相逗着玩耍。

不知爲什麼賭氣了，

三妹說：『阿蘭將來嫁個麻皮，痢痢，』

阿蘭還她一聲說：『將來嫁個爛腿，瘋子！』
我突然從朦朧中醒轉，

也插一句說：

『你們將來都嫁個心愛的如意郎吧！』

——差得她們都沒命地向院子前面跑了。

一五、一〇、三〇夜，於上海。

投水

一個散髮的女人張着紅燈似在趕路，

臉上確已露着倦怠的神情，

在她底踉蹌的步裏更可以看出她無量的生存底疲倦。

是一個水濱了，

深黑的水波漾着紅燈的光兒，

碎成了無數的徧染鮮血的尖刀，

如梭地浮動着。

她更湊近些，

似乎想親那無數的尖刀吧。

深黑的水波一圈比一圈漾得大了。

紅燈隨着熄滅，

徧染鮮血的尖刀似已被伊吞盡，

竟無言無語地沈入了深黑的波心。

大地甦醒時，

微明的水濱有幾對水鳥猶交頸地睡着，

溼透的紅燈飄浮在水鳥之間，
而她卻無言無語地早沈入了深黑的波心。

一五，一一，九，於上。

夜雨

在無夢的枕邊，
漸聽得雨點和瓦的私語。

懷遠

當花開滿院時，
與你會共賞；
當月照中庭夜，
腳邊影雙雙。
別後思念寢食忘，
今獨對眼前景，
心神惟黯傷！

寂寞的心

寂寞倚傍緊閉着的心，
是永遠的荒蕪了，

雖春風和暢地也不會開過花，
祇隨了雨點鳴咽。

那寂寞的心呵，
永遠的緊閉着荒蕪了，
雖春風和暢地也不會開過花，

祇隨雨點鳴咽。

海潮幽咽，

斜風低泣，

惟隱憂佔領了我底心，

秋草萎謝，

白楊蕭颯，

惟苦悶侵蝕了我底心！

回顧徧染寒愴的人間，

已無可留戀了，
將使飛隨浮雲，
同幻滅於虛無。
那遺下的悲苦，
都奉還給自然，
塵般往事，
撇開了去，
再無所歉然了，
再無所歉然了。

無題

母親得意的微笑着說女兒長得如花了，
卻不知女兒和她離別的日子在天天的迫近，
因為母親不會計算到女兒長得如花了就要嫁人呵。

母親得意的微笑着說女兒長得如花了，
卻不知女兒和她永訣的日期在天天的迫近，
因為母親不會計算到自己跟着女兒在走上『老』的山峰。

15.11.110.於上海。

摘花

春風裏摘取野花盈囊，
櫻之雲掩住青山之岡，
將怎樣寄這一囊芬芳？
愛人呀我你天各一方！
天各一方，天各一方，
將怎樣寄這一囊芬芳，
天各一方，天各一方，
將怎樣寄這一囊芬芳！

春風裏摘取野花盈囊，
櫻之雲掩住青山之岡，
倘這般相愛各居一鄉，
思念裏不覺鬢髮如霜！
鬢髮如霜，鬢髮如霜，
倘這般相愛各居一鄉！
鬢髮如霜，鬢髮如霜，
倘這般相愛各居一鄉！

十五年十二月庚戌作於上海。

夜曲

枝葉茂密的叢林，

使纖軟的月光無力瀉入，

一縷野花的幽香，

竟絆住了夜的踪跡。

我倆將在清淺的溪裏沐浴，

撥琤琮的流泉成琴瑟；

我倆將在半開的花間遊息，

汲晶瑩的珠露成瓊液；

你那雙如落瓣迴旋的笑窩呵，
將在我心底永遠留個痕跡，

一六，一〇，一七，於日川。

神往

洞簫在玫瑰叢邊吹得如泉流涓涓時，
淡黃的月光染遍了我的衣襟猶依然未覺。

漂洋船

—

往年的一個晚上，

淨淨的海水

把水底的皓月搗得粉碎，

泊在沙灘邊的幾回想搗毀我的心兒的漂洋船，

已上了瓜仁般的燈火。

我的愛者坐在檣桅下抽着旱烟，

幾個助手們有的在整理着艙中的什物，

有的在擔着淡水上船來，

有的在瓜仁般的燈光下修補着破碎的風帆。

我矗立於沙灘之上，

祇管凝視着我的愛者，

我的愛者啣着旱烟管將眸子向眼角深深地一溜，

我的靈魂便立刻整個的飛附於愛者的船上，

好護着愛者平安地渡到蒼茫的彼岸。

風帆兒掛上了橋桅，

助手們便將竹篙在沙灘上一點，
我的愛者便逐着海波，離了充溢着離愁的沙灘，
漂漂地渺渺地遠了，遠了！

當漂洋船離開充溢着離愁的沙灘時，
我的愛者猶這樣的再三叮嚀我說：

『阿蘭！我的愛，你回去吧，孩子們在哭着！』

你放心，這次漂洋是順利的，當帶了金子再來見你！
但我聽覺非常遲鈍，

我的靈魂早隨着愛者的船身，

漂漂地渺渺地遠了，遠了！

灘上祇剩下一個沒有靈魂的我。

二

現在的每一個晚上，
猙獰的海水，

依舊欲搗毀一切似的在發出澎湃的聲音；

水底的皓月呢，總帶着憔悴的黃色，

並且海水照例的將它搗碎在我的眼前。

天邊飛過的風帆兒，

輕輕地載着他們的喜悅絡繹地歸來，
但帶着我的靈魂歸來的風帆呢，

化作了春雲，

虛無漂渺地消散了？

我瘦損了的心，那裏有一刻忘記了

『帶了金子再來見我的愛者』呢！

從春望到夏，從秋望到冬，

我雖待得兩鬢添了白髮，額前起了皺紋，

我總彷彿望得太性急了，

到海枯石爛時他總該載着金子回來呢！
猙獰的海水我想決不會連我的愛者也搗毀罷！

朝渡

映着金色的朝霞而顫動的湖水啊！
你這又輕又柔的聲音，
甜似我姊姊的聲音的叫喊。

我將引長熱愛之絲

我將要引長熱愛之絲，
緊緊地把你寸心纏住；
雖到了日月齊毀之時，
緊緊地依舊這樣纏住。
這世間幸福生長着你，
這一朵心花不致乍閉；
因我的愛情僅知向你，
另外的我總永不合意。

倘我心化成翩翩春燕，
當即刻飛到你家椽前，
呢喃地謳歌你的美麗，
在你的身邊永遠依戀。
或化個蝴蝶到你唇邊，
狂吻着吸吮愛之香涎，
如果你憎我把我撲死，
我還是一樣心甘情願。

在這夜裏

月如眉，星如棋，

露輕不溼衣；

在這夜裏，

我倆相扶依，

魂兒消融甜吻裏。

吻罷相睨，蜜語蓄微底，

那時候花香浮動如雲氣，

將我倆薰得心神都醉迷。

月兒俏，星兒嬌，

露點戀花梢；

如此良宵，

我倆相擁抱，

愛火不住心底燒。

恐驚宿鳥，附耳輕笑道：

『愛人呀，須念生命之短小，

縱情呀，不知有沒有明朝！』

十六年一個新月的夜裏於白川屋。

猶豫

我親愛的去吧，

就這樣地去吧，

不過你須再吻我一下！

啊，此後的歲月呀，

祇剩得冷靜孤寡，

琴兒將常此幽默，

花朵將從此萎謝。

冷靜，孤寡，
教我怎麼好呀！
我親愛的且住；
但也不妨去吧。
我心真是猶豫難定啊。

我昨夜夢到幽谷

我昨夜夢到幽谷，

叢蘭正在盛開，

月光柔靜地

什麼都睡去了，

祇我匍匐於叢蘭之旁，

探望着她而現出一臉微笑。

我儘微笑着，

不斷地摩弄她的鬢髮；
風儘搖曳着，

輕柔地吹動她的裙帶。

她將乳白的芳脣，

顫也顫地吻着我，

親也親地吻着我。

剛含苞的吻着我時，

宇宙充滿了無限的希望；

半開的吻着我時，

我就浸入濃冽的愛的甜蜜裏了；

全開的吻着我時，

覺得平凡而沒有半開時的濃冽而且甜蜜；

瓣兒零亂的吻到我呵，

我突然地感到了失望，

因為寶貴的青春已經悄悄地流過了！

我昨夜夢到幽谷，

叢蘭正在盛開，

月光柔靜地

什麼都睡去了；

祇她將乳白的芳唇，

顫也顫地吻着我，

親也親地吻着我。

山居

開窗讓山嶼裏清冷的風和着燕尾掠過，
用以翦滌我煩悶的胸懷。

處女的瘋

太陽不上東山，

我便永遠不能走上光明的道兒。

值得我親熱的人兒呢？

雖掌中的火把伴着我之歌唱而尋找，

火把却不敢伴我在風聲裏尋找，

也不敢伴我在雨聲裏尋找，

於是我至今猶佇立在這幽暗的林子裏；

但我的歌聲不曾停止，
好給過路的人兒聽見了，
早些回去與他們的愛者接吻。

我的幾枝歌兒快要唱完了，
火把也快要息了，
唉，值得我親熱的人兒呢，
怎的還不經過這裏？

那很遠的小屋裏，

不是牧牛的孩子在吹着橫笛嗎？

他縷縷的笛聲，

不是招我去與他親熱嗎？

可是，那是風過樹枝的呼呼聲，
再聽去，那裏是橫笛的聲音呢！

那隔岸的草棚裏，

不是搓繩的孩子在唱着戀歌嗎？

他柔美的歌聲，

不是催我去與他親熱嗎？

可是，那是河水流過的淙淙聲，
再聽去，那裏是柔美的歌聲呢！

太陽不上東山，

我便永遠不能再走上光明的道兒。

秋色

雲邊的驟雨，

把幾樹寒蟬的歌唱絲絲縷縷的織成一天秋色。

月夜

晶瑩的露珠把黑夜灑得潮潤，

淡蕩的風兒把黑夜吹得輕飄，

明月漸次出雲霄，

雲兒祇是屏在她的身後，

她潔白的身條，

祇顯得明淨嬌小。

淡蕩的風兒把薔薇的瘦影吹得拂也拂地，

如在倚着晶瑩的露珠而隨意的舞蹈，
月兒披上雲衣也如在星辰散滿的
碧空裏舞蹈呀舞蹈。

月兒彷彿將銀光欲溜的臉歪斜了幾回，
似乎指使着風兒歌唱，
風兒便湊近蘆荻之梢，
唱起那尖銳的，
輕盈的歌來。
露珠睜開閃爍的靈眼凝視，

柳絲支起柔弱的纖腰頃聽，

薔薇顫也顫地按起拍來，

月兒得意地笑了舞了，

我呢，也早在颯颯蕭蕭的風聲裏醉了。

少女

如蛇一般靈敏的少女

成羣結隊地啾啾着在我底肩旁擦過。

焦急

難挨呵，難挨的我底青春的心。

見了你底粉臉，碧眼和紅脣，

竟使我不安於坐也不安於立；

聽了你底笑語，咳嗽和歌聲，

竟使我忘掉了寢也忘掉了食。

——在無形中我竟不時地思戀着你哟！

這點衷藏我幾次三番地想向你訴說，

不過每次用盡了勇氣將話兒推到唇邊，
每次總被無名的力押回胸臆。

啊，大概這點衷藏無訴說的一天了，

怕將同葬於衰老的時刻！

——不知你可曾發見了我底滿心的焦急？

一六，一一，二八，於寫七室

水晶座

這水晶座是以我底熱淚冰成的，

我將把它獻給你。

你去細看，

在座底四週，

滿雕着既往的歡情。

假如你以爲這些雕着的痕跡要侵蝕你的幸福，
而把它搗碎做無數的細粒，

以毀滅這惡毒的禮物呢，

那末我勸你不必做這無謂的舉動。

因為這水晶座雖變成了無數的細粒，

然而每一細粒卻依舊永續着它的明晃的光輝，

既往的歡情也依舊永續着它的明晃的光輝。

你如揩不去你既往的歡情，

那你就毀滅不了這水晶座的存在。

假如你因了這些雕着的痕跡而流淚，

悲嘆既往的歡情不能重得呢，

那末，我勸你不必有這樣的感傷，
這水晶座上雕着的歡情還不够我們此後的咀嚼嗎？

這以我底熱淚冰成的水晶座

我將把它獻給你。

但我無所希求，

祇是留個分手的紀念。

一七，八，一四，於露露樓。

跋

如果把望着一株花果樹要它花兒早點開，果兒快點熟，是做不到的；縱然你想盡方法，要它長成，結果還是請你靜待着。氣候還未到使它放花的時候，養分還不足以充實它內部的果肉。

自然，在未到這個時機，任你挖苦心血，用人工去催熟地，等於揠苗助長；不是花兒的減色褪香，便是果兒的乾核瀉皮。

詩是同樣的，是從人們心底裏自然流露出來的。把

那不會開花的植物擺開，單言能開花結果的，也要合於前兩句話的詩，才算得是詩。

我和詩未曾有過怎樣密切的關係，從未做過詩；詩之於我，猶樂園之於陌生遊人；它雖不認識我，我卻很喜歡它。「閒來時，」常要去捧住它來胡喊亂唱，至於手舞足蹈起來；這祇是我愛詩狂吻詩的笑話，到底沒有懂得詩的性格，作風……

君甸的詩，是他歌曲中的精華。在音調上自然很有把握，這是意中事。其他的好處，我也不必爲他張大其詞，鼓鬧一下；反正君甸的詩，有君甸的詩之真價值自己來

給讀者認識和證實；這就是文學作品不可磨滅的地方。藝術界能普遍地保持這個態度，也未始不是一個吉兆呢！

還有關於君甸在創作上的忠實，此地也得帶便一說：人們對於他的歌曲，大概熟識的已多了。他的詩不多見，僅在雜誌上發表過幾首；這次，是他的詩集初次和讀者見面。不用說的，同是藝術上的作品，畫與詩的作風，當然是統一的。古人所謂『詩中有畫』有些暗合。未讀他詩之前，如已讀過他的畫（套平伯先生之言），那畫已給他的詩介紹過了，說是：『我倆是姊妹，你如要知道

我妹妹的臉兒與性格，祇要看我的……」真的，無論色彩或情調，都具有共通之點。

至於怎樣真實呢？原來水晶座的作者，是一個樸實刻苦的人，不如現代一般縱慾者那樣浮囂與暴躁，而他的內心又是狂熱的，美麗的，活潑的，和沈默冷酷的作家又不同。

三四年前罷，從紹興回來，渡錢塘江時，他遇着一個素不相識的朋友，他會把他的行李，於登岸時託那個朋友帶去；人家笑他，他卻坦然。

由此我們可以知道他對於什麼事物都非常之忠

實，因內心的忠實，同時就發生信託人家的心理。他對於藝術的態度，我以為在這一點上是最可寶貴的；或許老成的批評家要說我觀察淺薄與思想不深刻，那也祇好隨它去了。

姚方仁。一九二八，八，二九。

本書著者其他編著各書

一 小學校音樂集

開明書店

二 中國名歌選

開明書店

三 摘花 (抒情歌曲集)

開明書店

四 金夢 (抒情歌曲集)

開明書店

五 夜曲 (抒情歌曲集)

未印

六 君甸圖案集

未印

書 信 體 類

- 五版 三葉集.....宗白華郭沫若田漢合著
三 角 五 分
- 廿版 白話書信.....高語罕編
八 角
- 再版 歐洲近二百年人情書.....魏蘭女士譯
七 角 五 分
- 三版 紀念碑.....宋若瑜蔣光慈著
五 角 五 分

國 文 教 學 類

- 八版 國文作法.....高語罕編
八 角
- 六版 中國語法講義.....孫俱工編
三 角 五 分
- 初版 戲劇作法講義.....孫俱工編
六 角 五 分
- 再版 國文故事選讀.....周孟和選輯
三 角
- 新出 伊所伯的寓言.....汪原放譯
九 角 五 分

上海亞東圖書館印行

創 作 的 小 說

四版	雪 夜	汪敬熙著	三角五分
七版	少年飄泊者	蔣光赤著	三角
四版	致死者	張維祺著	三角
再版	翠英及其夫的故事	汪靜之著	五角
三版	小 雪	超 超 著	四角五分
再版	犧牲者	戈 魯 著	六角
四版	鴨綠江上	蔣光赤著	六角五分
初版	失 蹤	楊 邨 人 著	三角五分
再版	轉 變	洪 銀 非 著	六角
再版	義 塚	錢 杏 邨 著	四角五分
四版	名家小說	章行嚴選	一元二角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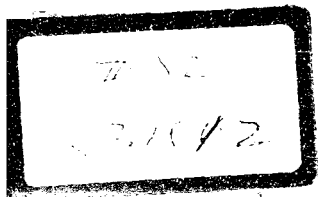
上 海 亞 東 圖 書 館 印 行

版權所有

水晶座

中華民國十八年三月出版

定價	分售處	發行所	發行者	著者
大洋四角	各省各大書店	上海五馬路盤龍街四號 亞東圖書館	亞東圖書館	錢君匋



82

831512